

點滴



陳復生

我在香港，挺好的

深宵陪母親追看央視重播的電視劇《我在北京，挺好的》，這齣劇集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紀的現代都市為歷史背景，跨越三十多年的風雨歷程。以來自不同背景、性格迥異的兩姐妹各自不同的奮鬥人生歷程為主線，在事業與情感的層層糾葛中真實且細膩展開了一幅現代都市眾生相。該劇沒有俊男美女，沒有華衣美景，沒有宏偉場面，卻憑著一群編、導、演俱佳的台前幕後，塑造了個個牽動人心的角色……已很久沒追看電視劇了，這齣劇集讓我們每晚準時蹲在電視機前，屏息期待。

我深深認同劇中女主角（她是「北漂」的農村姑娘）——北京是一個很包容的城市，海納百川歡迎著五湖四海的人，只要堅毅勤奮，不屈不撓，自有立足之地，在她三十多年的風雨人生歷程中，起伏不停的命運推動下成長與蛻變，最終戰勝自我贏得成功與尊嚴，十分勵志。

可惜近年港劇已很少這類題材，大多走爭產、打殺、仇恨、胡鬧、粗鄙等路線，如果戲劇反映現實，那麼，香港的社會真要好好反思一下……由於疫情關係，已多月沒去北京，留家抗疫看央視，可解思念在京點滴……講座節目《開講啦》：每次演講的嘉賓來自各個不同領域的領軍人物，紀錄片《記住鄉愁》介



《我在北京，挺好的》是一套十分勵志的電視劇集。作者供圖

紹我國不同地方的別有風貌鄉情，這些都是用心製作、有內涵、有水準的正能量文化節目，如果文化反映社會，那麼，北京的發展真是日千里，舉世矚目！

曾幾何時，香港也擁有過這份璀璨光芒，惹人羨慕！我們都在緬懷那個年代——大家同舟共濟，團結熱誠，可以拋開矛盾和分歧，互助互愛，一起奮進向前！也是個包容的城市，容得下世界各地的朋友，亦容得下離鄉別井的同胞們，就憑這份包容，我們凝聚了強大力量，從一個小漁村落，蛻變成國際金融中心，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跡！

只可惜近年香港有些人少了包容，容不下別人的缺點而自大了小我，看不順別人的成就又自以為是……原來這種自卑自大的歧視種族主義，沿自受到殖民管治的遺害——當年在英國殖民管治下的香港華人，受盡白人歧視，部分華人植根了種族歧視的潛意識。所以，我們一定要放開懷抱，重拾昔日海納百川的胸襟，接受歷史長河的洗禮，面對社會世情的變遷，以頑強的意志戰勝逆境，謙和寬厚地豐盛我們的人生！

如果戲劇反映人生，期待終有一天，香港能攝製好一齣電視劇《我在北京，挺好的》，讓所有「港漂」同歡呼：香港是一個很包容的城市——可真是個勵志故事！



文公手記

解決危機由建基同理心出發

近一年來，政府的公關及傳訊工作，除了每天只忙於澄清全無底線的抹黑謠言，事事陷於被動外，其實也有一個絕對應該改善的地方，就是要建立與受眾，即市民彼此間的同理心。

最近文公出席了「一個城市青年商會的直播節目，分享對危機管理的心得，其中提過，要處理危機，當然要快、狠、準，但其實負責出來發言的代表，發言時的態度和給人的印象，其實也非常重要，甚至可能是成敗的關鍵。

你有沒有試過，想買一件產品，但卻很不喜歡銷售員的態度，最後你光顧了他的同事？當你是負責向外通報危機處理方法和進度的發言人，你在鏡頭前的態度，如果令人覺得反感，傳媒當然不會放過你，而在鏡頭後的觀眾，也不會對你有好印象。儘管企業對危機有徹底和及時解決的方法，但卻往往因為發言人的不良態度，令人將焦點轉移了，以致危機遲遲未能解決。

發言人當然應該表達出對解決危機，具有完全的誠意，而且絕對負責任，但更重要的是令人感覺到中間有「同理心」。

公關傳訊的同理心，大致指能設身處地，在危機傳訊對象的立場思考，理解他們的需要，而且給予適當的關懷，令聽者完全感受到大家是同坐在一條船的感覺。

不少企業危機發言人，通常都是最高管理層，如果他們發言時，表現出高高在上，甚至出言不遜，或者表現出來的態度欠缺同情心，就一定只會換來「為富不仁」的評價。如果有需要賠償，但在宣布時卻擺出了一副「我有錢，我最大」的嘴臉，以為賠錢就可以解決全部問題的話，就只會惹來傳媒和公眾的反感。

回說政府的傳訊，往往是由上而下的發布，發言者和受眾間似乎很有距離，就算政府官員如何訴說政策是為了大家的利益着想，總有部分市民對政府官員不予信任，不是杯葛政策，就是在社交媒體不停轉發充滿陰謀論的懷疑訊息。

缺乏互信，政府的施政當然只會事倍功半。

因此，政府傳訊當務之急，是要主動修補與市民大眾的互信程度，重建市民對政府施政的信心。在發布訊息時，發言者應該多注意自己態度是否親切，能否給對方有誠意負責任的感覺，是否令人對他和他背後所代表的政府具有信心。其實，當中不離以具有「同理心」的語氣、態度和發言內容，令觀者產生共鳴和信心。



程叔梅

不該將學生綁在政治鬥爭的戰車上

由四歲開始已經留在校園至今七十多年的著名教育學者、香港大學榮休教授程叔梅，他指出香港應該是全世界停課最久的地方，這四個月來，老師盡心盡力地停課不停教，外地教育部門規定要五年時間，才可培訓老師在網上電子教學，香港老師只用一兩個星期便成功上台，值得讚許！

程教授醉心教育，也是香港大學畢業生返母校培僑中學任教的第一人，兩年後，二十六歲當上培元英文書院創校校長，「我位於商業樓宇的閣樓和一樓，收錄的全是升中試沒有派位的學生。最搞笑樓下有一水果攤檔，那天老闆急急起來，要我去看學校招牌的情況，那個招牌是我爸爸的手筆，他的字好靚。原來招牌鋼架下邊多了兩個鈎，掛了一幅小招牌，上面寫着：純粹租房……我真的哭笑不得，立即發上律師信！」

「不過，當年還有兩件事令我耿耿於懷，早前一位自稱我教過的培僑畢業生，現任中史教授，（我問過了不覺有這樣的一個人），他說我帶學生去放炸彈，其實當時放炸彈的一定不是學校的人，我亦沒有參加，當年我由港大進去培僑教書，就好像受保護動物，什麼都不讓我參加……那人問我如何去看今天的暴力事件？第二件事，有一位已移民加拿大的左派組織領導，他指某年去遊行，某學校的聯絡人就是程介明，點可能？我剛剛大學畢業，好年輕，怎可以成為聯絡人那麼高級？其實，當時做什麼，現在做什麼沒有必然關係，沒有就是沒有，如果當時有做的，我也不怕承認！」

提起教育，大家必定記起當年董建華邀請了「三頭馬車」梁錦松、戴希立、程介明推行教改，其中有關「通識科」一直被詬病學生通通

不識，教授解釋，「通識有三個問題，第一，概念上是一個跨科目學習，本來不談及政治，接着就是老師如何去教，以及考試如何去考，其中考評局負好大責任，他們將最熱門爭論的問題放進試題，這是不應該的，社會已撕裂，你教學生怎樣去作答？參考外地的情況，就是當社會問題得到了成熟結論，不再爭議之時才放到學校裏討論，可讓學生冷靜思考。」

談到老師，程教授直指老師可以有政治立場，但不應該作政治表態，「老師不可將學生當作宣示政治見解的對象，不可將學生綁在政治鬥爭的戰車上，也不可以散播仇恨的種子！去年至今本港的大學都有事發生，好心痛，香港大學地點不在隧道和公路上，不夠好玩，算是幸運。事發之時，學校很多教授主動和學生平等的交談，這是非常重要的。說到違法達義、公民抗命，在世上那是迫不得已的短暫行為，但在這裏將之貫穿幾個月社會行動，即使你不想比法律更高的原因去違法，這是香港人最不想見到的，香港人最怕就是法律要服務某種政治目的，如果開關了這個戰場，會變成什麼局面？香港現在就是這樣情況……」

「另外，《香港國安法》出現效果暫時未知，香港人要積極塑造一個新常態，特首的主要任務就是要將我們香港的政治文化，向內地說明解釋，否則他們只會用本身的文化衡量香港！現在政府要着力告訴全世界『一國兩制』中的兩制有什麼不同，你不講，無人講，中央不會替香港人講。要讓香港人安心，要讓國際明白《香港國安法》的好處，例如組織游說團到處去游說，最低限度也到不同領事館逐個交代，讓外面知道香港真實的情況！」

程介明教授被譽為教育界的公職王，實在教授何止在教育界，香港在不同方面都需要這樣有心有力、出謀獻策的人才。



程叔梅教授與淑梅姐。作者供圖



大地遊走

幸福的海獅

羅朗

綿長的海岸線上，躺著成千上萬隻海獅。金色的沙灘，清淺的海水，浪花一朵朵。

白茫茫的陽光撒在海獅的身上，閃著光……這個時候，有一對大雁夫妻飛過，在天空中向下俯瞰，眼底的景象讓牠們嘆為觀止，幾乎忘了扇動翅膀。

為了生計，母雁隨公雁遷飛千萬里，風餐露宿，顛沛流離，少不了有些怨言——哪一天能過上安閑的日子呢？牠們一路上遇到過無數生靈，也有日夜辛勞的，也有過得舒坦些的，但是，從沒見過哪個物種，像這群海獅一樣有如此之高的「幸福指數」——吃飽了，懶洋洋地躺在海灘上曬太陽！

「羨慕死我了！人家這日子過的！」母雁瞥了公雁一眼，說。

「牠們就是在躺屍！有什麼好。」公雁本來也心嚮往之，但不滿母雁語氣裏的怨懟，便故意這樣聾聩氣地說。

牠們的對話正好讓一對海獅聽到了。公海獅琢磨了一下，忍不住大笑起來，對母海獅說：「剛才那隻呆雁說得好，躺屍，嘿嘿，咱們就是在躺屍啊！」

這話一傳十，十傳百，讓沙灘上

所有的海獅聽到了，品味一下，都裂嘴嘿嘿地笑，樂不可支，說：「對，咱們就是在躺屍！這個詞形容得真到位啦。」

於是，牠們有意識地挪一挪肢體，做出一個更舒適、更銷魂的姿態！——四肢最大限度地攤開，皮肉幾乎與沙灘融為一體，眯上眼睛，悠悠地呼吸，甚至連靈魂也變得像嬰兒的一樣輕盈和純潔！

那對大雁夫妻不停地飛啊飛。每到一個新的地方，跟那些陌生的動物聊天，母雁便說起牠所見到的海獅——「真的，我親眼所見，牠們太幸福了！」久而久之，海獅的美好生活成了眾生心中渴望和追求的模式。那一天，在漲潮時分，海獅紛紛離開沙灘，下海去巡遊、捕食，直到太陽下山。

「人們只看見我們躺在沙灘上曬太陽的樣子，卻不知道我們下海覓食的艱辛和不易！」母海獅對公海獅說。

「親愛的，世事都是這樣的！」公海獅對母海獅說：「不過，心態決定姿態！咱們海獅的心態好，所以呈現的姿態才美——既會努力幹活，又懂得享受生活——在風恬浪靜、陽光燦爛的時光裏，只管盡情地「躺屍」去，嘿嘿……」



若荷

教師節裏憶師恩

「蠶絲吐盡春未老，燭淚成灰秋更稠。春播桃李三千圃，秋來碩果滿神州。」每當看到這首詩，我總是情不自禁地想起當年給我們上課的那些老師，而我印象最深的，是中學時期的兩位老師，一個給我們教化學，一個給我們教語文。教化學的，源於他在課堂上的一句話：遍地都是鋁了。這句話出自一堂化學課。

那天化學課，在談到鋁的用途時，他列舉了日常生活中的用具，比如鋁勺子、鋁鍋等，引來同學們莫大的興趣。忘記老師叫什麼名字了，只記得他姓張，板寸頭，喜歡穿白衣藍褲，腳踏藏青色的圓口鞋。那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末，家常使用的鋁製品還不是很多，對老師所說的鋁製品多少是有點陌生的，何況班裏的同學大多是來自農村。以至去別人家串門，也要看看人家有沒有鋁製品。但好像每次都讓人洩氣。鄉下的人家，家中多用鐵鍋鐵勺鐵用具。老師說不要急也不要慌，看着吧，再過十年二十年，我們每個人的家中都會使用鋁製品，到那時，就會「遍地都是鋁了」。

張老師的一番話，給大家帶來了希望和力量，也給同學們帶來學習化學的勇氣和動力。古往今來，鐵替代了陶，鋁怎麼不會替代鐵呢？也同時，「遍地都是鋁了」這句話，成為了張老師的代名詞。一提到他，就會有人模仿著他的語氣說：「遍地都是鋁了！」自此，喜歡學化學的同學開始多起來，化學成績好的人數每天都在攀升。高中畢業，高考成績發下來，有的同學考取了某某大學的化學系，就算不是化學系，也一定是個與化學沾邊的专业。

不等化學老師預言的「再過十年二十年」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，不知不覺中，家裏的鋁製品增多了起來，從鋁鍋到鋁勺

子，從鋁壺到鋁盆，不單單是鋁，鋁合金也不乏生活用具。在鋁的用品普及後，又被402鋼無情淘汰前，生活中「遍地都是鋁了」的預言已經實現了，細看家裏的廚房裏，誰家沒有幾樣勺、鏟鋁製品呢？

高中畢業我離開了那個小學校，再回去，張老師已經調走了，至於調去哪裏不知道，曾經多方打聽過，也不了了之。後來我也做了十幾年教師，與本縣的教師多是熟悉的，但還是沒有打聽到他的消息。隱約聽朋友們說，張老師在教育局搞起了教研，整天泡在論文及整理的校外課程與試卷堆裏。追著這些消息再打聽，又好像不是我認識的那個張老師。曾想像著有這麼一天，在一次同學聚會上看到他，老去的張老師，應該是沉默寡言的，是一頭濃密的黑髮已然變得稀薄，鬢角如雪……想一想，就有一種想要流淚的感覺。是為所有逝去的青春吧。

上初中時，教我語文的老師姓江，大概是因為多病的緣故，每次從我們身邊走過，鼻端總是飄來一縷淡淡的藥香。後來知道她每天都在吃藥，按一下她的手背，會現出一個深深的凹痕。江老師在大學裏讀的是英語系，後來到我們學校教起了語文，因為學校沒有開設英語課。記得剛上課那天，江老師就站在教室前的院子裏，看一堆同學在那裏發新書。新書發下來，江老師站在講台上，白暫的皮膚，短髮，深藍色的小西裝，顯得非常幹練利落。站在黑板前的她，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名字寫在黑板上，微笑着作自我介紹。介紹完畢，低頭掀動課本，目光抬起來，新學年的新一節課，就此開始。

她在講授新課的時候，喜歡在教室裏走來走去，抬著頭，氣宇軒昂。在讀《我愛韶山的紅杜鵑》這篇課文時，語意情深，眼角浸著淚花。在讀《孔乙己》時，語氣裏有了一種諷刺：「魯鎮的酒店的格局，是和別處不同的：都是當街一個曲尺形的大櫃檯，櫃裏

面預備著熱水，可以隨時溫酒……」上古文課時，她總是一邊讀一邊仰了頭，之乎者也地從每一張課桌旁走過，面帶自信，從容溫和。上初一時我得了一場大病，近兩個月不能正常上課，江老師就到家裏來給我補課。她知道我喜歡讀書，特意給我布置寫作文，然後由我母親交給她批閱。我的作文簿上不只是江老師的批語，還有其他班級教師的讚譽，顯然是江老師推薦給別的老師看了。聽同學們說，不光我們初中班，就連高中老師都在當範文讀。這些消息給了我自信，同時幼小心田裏也播下了文學的種子。江老師的傳授和細緻入微的關懷，給了我源源不斷的動力。

江老師教了我們三年，二年初中，一年高中，到我們上高二的時候，江老師被調到新組成的英語教學組，這才不教我們語文的。後來我們忙於畢業、備考，江老師也調進縣一中教學，我在外地讀書的時候，江老師又調到市教育局去了。時光就這樣一頁一頁地翻過，有一年春節，我從同學那裏找來江老師的電話號碼，給老師打了一個電話，接電話的是她的家人，在對方的疑惑中沒說幾句就把電話掛了，聽說江老師年前得過一場大病，語言有些不清，也早已很少接電話了。

時光如駒，稍縱即逝。當我翻開人生的扉頁，卻發現所教導過我的那些老師們，已經奔向祖國各地，就像《教師頌》這首詩裏寫的那樣，「黑髮積霜織日月，粉筆無言寫春秋」。每當同學之間有重大的活動，或我自己獲得什麼榮譽時，都會想起曾經教過我的老師們。多年後，雖然我和老師一步步走遠，但是老師所傳遞給我們的精神和信念，卻一直伴隨著我，從未消失。從老師身上傳承下來的這些美好與善良，也已成為了我追求的一部分。它促成了我人生的幸福，也促成了我事業的成功，縱使歲月無言，老師當年的教誨與鼓勵，也依然真誠，猶在耳畔。



偷穎度

江湖書法

梁君度

「江湖」二字多見於武俠小說，用於書法，並非那麼恰當，也不易解讀。但不知何時，突然興起「江湖書法」，而且還大行其道。

用極度誇張的手法，漫畫化傳統書法，以吸引人的眼球，這原本也無可厚非，畢竟藝術都是誇張的。像這些年，香港電影的片名，多是出自香港書法家協會華戈手筆，確實給人以非常感覺。對慣看傳統書法的人，是有一種新鮮和刺激感。追求新鮮和刺激，乃人之常情，於是，這種書風也便逐漸盛行。

然而，比較讓人詬病的還是四肢健全的人不用手而用眼、耳、口、鼻、腳趾、甚至下體寫字。好端端的手不用，非要異於常人，那只能說是江湖雜耍賣藝了。記得有一次我在廣州的公交車上看到一視頻，某漢字表演用鼻尖直接沾墨寫字，旁邊一群人叫好，字不見得好，到底喝彩的人叫什麼好呢？說白了，就是能常人之所不能罷了。

記得讀中學時看過一短篇諷刺小說，說的是世界外科手術大賽，獲冠軍的醫生說他成功做了一例扁桃腺切除手術，當其他醫

生都嘔之以鼻時，他說出獲獎的原因是他的手術難度非比尋常，他是從患者肛門探至咽喉做的手術，全場嘩然！認為他奪冠實至名歸。今能以腳趾寫字，以下體寫字，不也是難度頗高嗎？以江湖奇技作書法，其實不叫書法，只能叫表演。因為人們欣賞書法，只欣賞寫出來的作品之藝術性，而不理會書寫方法。如果這些江湖書法家不宣傳自己的行為藝術，只拿作品出來展示，想必只會貽笑大方，故鮮有江湖書法家舉辦書法展，只會表演技藝。

江湖書法雖被傳統書法家痛批，但有些還是備受追捧的，如將「禪」字寫（畫）成童子拜觀音，將「一帆風順」畫成帆船鼓風而行，將「龍馬精神」畫成飛龍等等，不少土豪還視之為神來之作，頂禮膜拜。這類書法至今頗有市場，正所謂存在就是合理，反正各花入各眼，無謂與盲人辯象。不過，還是要奉孫平之流一句，別再以「性書法」肆虐江湖了，那種三觀盡毀，走火入魔的所謂書法創作不單褻瀆了書法，也褻瀆了中國文化。



從零創藝

珍惜緣分

我一直相信，我們之所以能和大千世界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，都是因為兩個字：緣分。這句話聽起來也許很虛幻，而且有些人也會覺得很矯情，但其實每一件事情，每一個人能夠和我們有交集，都是因為緣分才發生。

緣分到底是什麼呢？也許很多人把它理解為愛情之間的緣分，當然愛情也確實需要緣分的，這也是緣分表現的一種。但是，緣分，它是存在於我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。可以說，沒有一件事情能夠離開緣分這兩個字。

舉個簡單的例子吧。我們領養寵物，比如一隻狗。在那麼多的寵物之中，我們為什麼會選到牠呢？而又為什麼能夠和牠愉快地相處，發生各自的故事呢？我們這樣來想吧，如果當時不是領養牠，我們還是會選擇其它的小動物，但是，剛剛好，我們就選中了這隻狗。從此，在彼此的相處之

中，我們生命中有一部分時間是與牠有關，牠會成為我們不可忘記的回憶。這難道不是緣分嗎？

不只是人和寵物之間，甚至是人和其他無生命的事物中，也是需要緣分的。也就是說我們生活中的一切遇見，一切邂逅，都是因為有了緣分才會發生的。比如，有一天，你在上班路上，看到路邊的一朵花開得正好。那朵花因為開得很好，吸引了你的目光，讓你的心靈做了片刻的停留，成為了你無數回憶中的一小朵，它雖然很小，但是它在你的生命中也佔據了它的地位。而你你從它的身上獲得了美的體驗，獲得了愉快的心情，這就是你和那朵花之間的緣分。所以，也可以這麼說，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緣分。我們能夠來到這個世上，從一開始不就是最大的緣分。

知道了有緣分還不夠，現在我們更加強調的是，珍惜緣分。其實緣分確實也是很虛幻的東西，如果我們不珍惜不重視它，它就會偷偷地溜

走，在我們沒有注意的時候就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。而且，緣分有來的時候，也會有離開的時候，也就是緣起緣滅這個說法。珍惜緣分，其實從某種程度上說，就是珍惜我們自己，珍惜我們的生活。

就說我們邂逅的那朵小小的花吧，可以說是上天的安排，我們會經過這樣一條路，我們也會看到這樣一朵花，但如果我們只是視而不見，那朵花便只在我們眼睛裏投下影子，但是卻沒有走進我們心裏，這時候的緣分也沒被發現。而當我們看到了它，並且從心裏感受到它的美，我們與這朵花之間的緣分就實現了。它的綻放有了意義，我們路過這一段路也有了收穫，這就是緣分的美好啊！人與人之間也是如此，我們遇到的每一個人，都有着緣分的眷顧，我們要珍惜它，至少沒有辜負這樣的相遇，要盡我們的本分去做好相應的角色，這樣不只是對別人好，更是對自己生命緣分的珍惜。